

短篇小說 第二名



謝其濬

出生：民國59年生

學歷：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視覺傳播碩士

現職：天下雜誌採訪編輯

創作理念

透過「女娥」這篇作品，我試著讓一名男性攝影師，在建構對女性的觀察過程中，逐漸瞭解自己內在對情感的恐懼和不安。這篇小說可以單純地看成一篇發現自己的歷程，或是對女性在不同生命階段的探討。

短篇小說《第二名》 謝其濤

女娥

一、

他們從海邊回來的時候，她身上只穿著連身的泳衣，底下繫一條淺藍色的裙子。她敞開身子，在他吉普車的前座吸收太陽金色的點滴。待在海邊的兩天都是明艷的陽光，她做好了防曬準備，因此身上只是淺淺地染上一層古銅色調。她並不偏好時下流行的美白風潮，但她可也不想曬成焦炭，所有的女孩子都知道，保養肌膚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防曬，燦爛的陽光基本上也是皮膚的頭號殺手。保養肌膚和控制體重是她生命裡的兩件大事，每天早上醒來，即使意識上還半睡半醒著，她的身體會自動地往體重機移去，指針只要超過四十九公斤，她的每一枚細胞都會在一瞬間驚醒。她望向鏡子，嚴密地審視臉上的每一寸肌膚，確定一切都符合光潔粉嫩的標準，她才能心平氣和地洗臉、滋潤、保養，一絲不苟地進行她每天兩次的護膚儀式。所有的努力都是準備，準備談一場像日劇一樣的愛情。

她的男主角現在一隻手扶著方向盤，一隻手搭在她的背脊上。他的手是軍人的手，知道如何包圍、進攻，也知道如何撤退、突擊。她從他那裡瞭解了兵臨城下的戰慄。在海邊的兩個晚上他們都在帳篷裡作愛。白天他們一起游泳、散步，像日劇一樣的戀愛。他是一個貪心的男人，他的手永遠不肯離開她的身體。離開海邊前，他對她說：「你把我累壞了。」她眼睛突然變得非

常非常濕潤，她瞭解這是一場像日劇一樣的戀愛，因為日劇都是那麼短。他馬上就要離開她，離開台灣，他本來就只是回來度假。她想起木村拓哉和山口智子主演的「長假」，而她的愛情比日劇還短，他們共同度過的假期只有兩天。

三天前他和朋友上KTV唱歌，她是那個包廂的服務員。他們等包廂時，她就已經注意到他，他的樣子在人群中是醒目的。她送完他們包廂的飲料，旋即到另一間包廂服務。後來她在走廊上碰見他，他問她洗手間的位置，她微笑地為他指點方向。第二次她又在走廊上遇見他時，他便向她要電話號碼。她給他手機的號碼。他們唱完離開沒多久，她的手機就響了。他的行動這麼迅速是因為他在台灣的時間只剩下三天，他全家都移民到加拿大，他這趟回來只是看朋友。他是個貪心的男人，有著像軍人一樣的手和身體，連他的行程也像軍人一樣，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鐘都像是偷來的。

他們停下來在一家路邊的餐廳吃中飯。她並不覺得餓，只點了一瓶汽水。汽水從冷凍庫裡拿出來，結著霜的瓶子立刻變得濕漉漉。他去櫃台用電話。她嘴裡含著麥管，眼睛望著那已經漫漫陰下來的天色，彷彿有一點下雨的跡象。汽水瓶外上大滴的水珠落在她裸露的手臂上，留下一個濕的印子，她甚至以為雨已經落下了。他們走出餐廳的時候開始下雨，兩個人一路趕回車子裡，他笑說：「還好是我們離開海邊後才下雨。」她沒有說話，從後座的行李取出一條毛巾來擦乾身體，然後又尋出一件薄襯衫披在身上。雨愈下愈大，車窗上一列列的雨水，從一端滑向另一端，然後匯集成一枚更大的水珠。她曾在護理課上看過影片介紹生理的常識，關於精子如何經過漫長的旅程到達卵子，而結合的受精卵就像一枚膨脹的水珠。她們在看這段影片時，課堂靜悄悄的，她發現連站在一旁的女教官也微微臉紅著，她這才意識到原來平時陽剛的教官也是個女人。

他的手不知道何時已經不在她身上，現在他兩隻手安穩地放在方向盤上，專注地盯著在雨刷擺動間隱隱浮現的路況。台北愈來愈近，而他們曾經在一起的海邊愈來愈遠。他扭開收音機，一個女人的歌聲從一陣沙沙的雜訊聲中漸漸清楚起來，她認出那是安室奈美惠的歌。這是一首關於吻的歌，她學過一點點日文，所以聽得懂

歌詞。她想起他們在海邊的吻。她閤上了眼睛。海邊的陽光照進雨水刷洗的車窗，像他的吻那樣地貼上她的唇。

二、

我在尋找一個女人。

我是一個商業攝影師，專攻時裝和人物，平常幫雜誌拍東西，動機是為了謀生，藝術總監希望呈現什麼風格，我就朝那個風格經營，原則上，就是把人物和衣服都拍得很美麗、很吸引人。在這個領域裡，我知道怎麼去拍出漂亮的影像，對我而言，美麗是可以經過層層專業的設計去包裝出來，工作許多年後，我開始對這樣的東西感到厭倦。

我想拍攝另一種美麗，屬於女人真正的美麗。

三、

女人總是我感興趣的題材。

有一次，和一個開藝廊的朋友閒聊，我開玩笑地說：「我喜歡拍女人。莎士比亞寫過男人的七個階段，我想拍女人的七個階段。」朋友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點子，他建議我不妨認真地發展這個構想，經營個人展，拍攝一個女人的七個階段：孫女、女兒、姊妹、情人、妻子、母親、祖母，像一隻蝴蝶的蛻變，我笑說：「我已經看多了各式各樣的蝴蝶，如果我要拍，我會去拍蛾。」當初，只是一個笑話，後來，我卻變得認真起來。

一年多來，我開始尋找場景，並試拍過一些影像，確定我想要的色調和氛圍，接下來最重要的是找到那個女孩子，那張能夠說明一切的臉。在還沒找到她之前，我常常想像她的樣子，她將全程出現在這七個階段中，我不要她刻意化妝去扮演年輕或年老的階段，她的樣子維持不變，變化的是她的目光和神情，那是女人最神秘的地方，你在她的眼睛裡看到她經歷不同階段的情緒和心思，短暫的一瞥可以同

時反映出七個階段不同的光譜。

我在尋找一個像蛾一樣的女人。

四、

最後，我找到了蘇麗珍。

那天晚上我和朋友到KTV去唱歌，在等包廂時，我百般無聊地四處張望，在牆上一面落地鏡前，我發現一個女服務生正在注視著我，然而她的目光迅速地滑行過鏡面，並沒有停在我的身上。她只是空洞地望著遠方，無意識地瞥見了我的存在。她年紀很輕，大約二十歲出頭，但是她的神情，卻彷彿已經經歷了生命裡的七個階段，很多記憶都湧現眼前，太複雜的情緒凝聚成一種漠然。當她招呼我們進包廂時，又分明只是個小女孩。我藉口離開包廂，在走廊上找到她，遞上名片。她臉上雖帶著笑容，卻充滿了警戒。

「你可以打電話到雜誌社，確認是不是有我這個人。」我試著說服她。

接下來幾天，我都忙著趕一個專案，她也沒來聯絡。一個星期後，她才打電話過來，和我約了工作室見面。她帶了一個朋友來，一個看起來很精明的女孩，非常仔細地打量我，想從我的神情探出一些蛛絲馬跡。我不理她，逕自和蘇麗珍解釋我的想法。「這是一個類似Cindy Sherman的攝影風格。」她臉上露出疑惑的神情。「哦，Cindy Sherman是一個美國攝影家，她的作品在模擬電影的劇照，所以她照片中的人物，與其說是模特兒，不如說是演員。」她等我繼續解釋邀她拍照的原因：「所以我想找一個人在我的照片裡演出，但不是真的表演，」我想了想：「這樣說吧，就好像是演妳自己。」

這應該是她第一次來到攝影棚，所以她好奇地環視那些燈具、反光傘。「在這裡拍嗎？」她問。我告訴她我已經找到適合的場景。我有點擔心她會以為我找她拍沙龍照，趕緊強調：「這不是寫真集。」

我說，這系列的主題是關於女人的七個階段。我說，我並不是女人，但是我相

信女人的一生是不停地在蛻變著。我說，我想用鏡子和窗子來暗喻女人內在和外在的風景。我說了很多很多，蘇麗珍和她的朋友交換了一個奇異的眼神。

五、

她真正的名字並不是蘇麗珍，這個名字，屬於一個在我生命中失去的女人。

她愛上了另一個男人，懷了他的孩子，那個男人離她而去，她卻堅持把孩子生下來。「妳這樣做，太不值得。」這是我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
「對不起。」這是她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
六、

那隻蛾停憩在鏡面上反映出的她的臉，她起初沒有注意到那隻蛾，注意到她的臉在一面鏡子裡浮現。她起初只是對著桌上的一杯茶發呆。咖啡廳裡有一個中年女人在看著她，或者，中年女人並不在看她，而是望向牆上的一面鏡子。她感受到她的目光，先是回望過去，然後恍然地望向鏡子。難道女人總是那麼敏感於鏡子的存在嗎？在鏡子上，她看見了那隻蛾，牠漠然地停在她的臉上，她浮現在鏡子裡的臉。她伸手想去試探那隻蛾，牠是睡著了，還是迷路了？牠是從哪裡飛到這裡來？一家飄著輕音樂的咖啡廳為什麼會飛來一隻蛾？她的手，貼近了鏡面，貼近了她自己的臉。

那個中年女人端起了咖啡，她身上深褐色的襯衫和鐵灰色的裙子，呼應了那隻蛾身上的色譜。現在輪到她在看著那個中年女人，從鏡子裡瞥見她像收起翅膀般地停憩在那個角落的位子裡。她為什麼會在這裡？她是從哪裡來？這杯咖啡之後，下一站在哪裡？這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午後，秋天的風敲著咖啡廳的門，輕音樂緩緩地沉澱到咖啡杯的底部。她感覺鏡面的冰涼滲進她的指尖，而那隻蛾像是一球絨毛，脆弱地像是手一稍微用力，就會粉碎。一個生命轉瞬間在一面鏡子上，成為幻影。

那個正在她肚子裡形成的生命，是不是也脆弱地如同一隻蛾，隨時在一場夢裡消逝？就像對於指尖的那隻蛾，她也可以在一念之間，決定孩子的存在。「你現在還可以考慮看看，要不要留下孩子？」醫生平靜地對她說。要，或是不要，一個指尖的使力與否，她不知道自己可以對另一個生命掌握這麼大的權力，而為她卻從來不能為自己做出什麼決定。現在，她情願醫生為她下這個決定，她會毫無異議地遵從，然而醫生只是體諒地看著她。

她和那個中年女人的眼神在鏡子裡相遇，中年女人的神情嚴肅，整個姿態流露出困倦和漠然。從最淺顯的線索，她猜那個中年女人並不快樂，連咖啡廳裡的輕音樂也緩和不了臉上緊繃的線條。她在想像中年女人年輕時候的樣子，比方說，像她現在這個年齡，一個蛻變的階段，以為從繭裡掙扎出來就是美麗的蝴蝶，然後在鏡子裡，發現自己只是一隻蛾。

她突然心疼起那隻蛾，牠的沉默和呆滯，是不是因為默認了自身的生命形態？中年女人奇怪地睨了她一眼，她幾乎讀到眼光裡透露的訊息：奇怪的女孩，難道她就不能放過那隻蛾嗎？她奇怪地看著自己，什麼時候我變得這麼有感情，連對一隻蛾都可以想這麼多事情？難道懷孕會對一個女人影響這麼大？難道身體裡孕育著另一個生命，她自己的生命也跟著開始蛻變？

迷路的蛾。那個孩子一定也迷路了，不知所措地停頓在一個陌生的所在。她當然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，他們曾在海邊度過兩個夜晚。她相信他的防範措施，以為這只是輕鬆、沒有牽絆的激情。從那場激情裡醒過來，她發現自己無助地困在冰冷的鏡面上。中年女人結論式地看了她最後一眼，起身，掠過鏡面，飛遠了。

一秒鐘，她想著留下這個孩子的可能性，下一秒鐘，她告訴自己一個孩子的出現，會完全摧毀她原來的世界。服務生來到她面前加水，似乎完全沒有注意那隻蛾的存在，難道只有她和那個中年女人看到了嗎？一個再平常不過的下午，她得知自己懷孕，二十一歲，未婚，而那個男人已經在她的世界裡消失，卻出現一隻謎樣的蛾和一個謎樣的中年女人。

她也從鏡子裡消失。秋天的風敲著咖啡廳的門，輕音樂緩緩地沉澱到咖啡杯的底部。那隻蛾從一個不知名的角落飛過來，輕巧地落到一面鏡子上。

七、

這是第一次有人借用這家咖啡廳當作場景，老闆娘不收我費用，但是要我好好幫她拍一組沙龍照，我答應了。

這個年代，人人都對自己的影像充滿了耽溺。

我準備的燈具很簡單，主要是希望利用室外光線作為主要的光源。我在窗口掛了一張透明描圖紙，將光線擴散，然後小心地調整我架設的燈具，我想要讓光線給我的畫面一種介於真實和虛構的質感，一方面看起來像一張刻意設計的劇照；另一方面整體情境又有一種紀實的氣氛。

我在處理燈光時，蘇麗珍安靜地注視著我。

對於這個蘇麗珍，我知道的不多，她並不是一個喜歡談論自己的人。也許她覺得自己是個再簡單不過的人。她用一隻手撐住臉頰，顯得稍微不安。光線漸漸地接近我想要的樣子，她的臉和身體吸納了光線，我看到了蘇麗珍，我的蘇麗珍。

八、

在拍攝場景，我放了美國歌手Tori Amos的唱片「小地震」。我發現Tori Amos的音樂充滿了豐富的女性經驗，每一首歌都描繪著生命裡的一道斷層。我想讓蘇麗珍經歷生命裡的第一道斷層，一個巨大的身份轉變。

蘇麗珍將臉偏向鏡子，她的手接近鏡上一隻蛾，鏡子裡，一個中年女人奇怪地注視著她。

蘇麗珍的動作顯得有點生硬。她有點太賣力在維持那個姿態，臉上有太多的表情。「不要想妳是在演戲。」我試著引導她：「你只要想該不該留下孩子，用妳自

己的感覺去想。」

我告訴蘇麗珍關於她的背景，僅僅關於這個場景。我還不清楚她會怎麼樣去決定她的人生。這個鏡頭拍完後，蘇麗珍問我：「她會留下這個孩子嗎？」我反問：「如果是妳，妳會怎麼抉擇？」她沉思地看著我：「我不知道，我希望我永遠不必做這種抉擇。」

九、

第二個場景，其實是整個系列的最後一張，女人的遲暮階段。我安排在朋友的一個臥房裡，有一扇窗，讓自然光透進來，但是光線微弱，因此整個畫面有很大的比例是埋在陰影中。我讓蘇麗珍穿了一件深色的睡袍，她背對著鏡頭，手裡捧著一面小鏡子，鏡子裡出現的是她不化老妝的臉。我說這代表女人即使年華老去，仍然期待在鏡子裡看到年輕時的那張臉。

蘇麗珍直著背坐在那裡，似乎被氣氛感染，當她看著鏡子裡的自己，臉上浮現了一種朦朧、不確定的神情。休息的時候，她變得非常沉默，比平常還要沒話說。休息的時候，她坐在角落裡，手裡仍握著那面鏡子。她仍然背對著我，她的臉映在鏡子裡，但她並不是在注視自己，而是看著我。我們的目光在那面鏡子裡迅速地相遇，像是我第一次在KTV見到她，這一次她的目光緊跟著我。

那天晚上，我打電話給蘇麗珍，是她的室友接到，她不在家。「她去KTV上班？」她室友說：「那份工作她已經辭了，她是和男朋友出去了。」她問我需不需要留言，我說不必了。掛上電話，我把已經拍好的正片放在燈箱上審視，心裡想的卻是：她從來不曾告訴過我，她正在和任何人來往。當然，她沒有義務告訴我她的私事，我卻隱約地覺得失望。

只是因為她曾經緊盯著我的目光。

我又失去了另一個蘇麗珍。

十、

記憶像是一枚繭，將我緊緊裹住。

我記得失去麗珍之後，我的生活陷入漫長的冬眠狀態，我無法工作，常常睡不著覺，總是覺得有一隻蝴蝶在胃裡拍打著翅膀。

想起自己對麗珍全然付出，她卻把心全然交給那個離她而去的男人，甚至願意為他生下女兒，我的情感，在寒冷的冬夜裡顫抖著死去。

「妳會後悔的。」我沉痛地說。

麗珍黯然：「你並不懂女人的心。」

從此我就把自己封閉在記憶的繭裡。

十一、

有那麼一刻，第二個蘇麗珍讓我的心微微一動。

結果，是我誤會了。

我想，女人的心也是一枚繭，在還沒有破繭而去之前，你永遠不會確定，孵化出來的，會是什麼。

十二、

一隻手從簾子伸出來，接過她遞過去的棗紅色毛衣，然後是同色調的裙子。女客人推了簾子出來，一身棗紅地在試衣間的穿衣鏡前瀏覽自己，「太緊了點，會不會？」女客人不確定地詢問她的意見。她微微向後退一步，打量了兩眼，陪笑著：「我看挺合身的。」女客人仍然不確定的眼光在她臉上轉了轉，不置可否地回到試衣間裡。她心裡有數，這是個對自己外表很挑剔的女人，永遠在用最嚴厲的眼光在審視自己，已經換穿了五套衣服，顯然沒有一套是她滿意的。她在這裡已經陪了客人快半個鐘頭，小小的試衣間裡擺滿了她試穿過的衣服，以及，還沒有試穿的衣

服。下一件是秋香綠的絲絨裙子。

她無情無緒地觀望著鏡子裡的自己，一隻手緩緩地撫摸著那件棗紅裙子的價錢標籤，四千五百元，美麗的價錢。她的臉色被那明豔的棗紅色襯得更是蒼白，手術後幾個星期了，她好像還沒有恢復，連男店長都好心地問她，怎麼氣色那麼差？她避重就輕地閃過話題，不想讓他知道自己前一陣子做過流產手術。身體像是抗議似地處在一種消極罷工的狀態，站了一陣子就會感到暈眩。她移動腳底的重心，注意到早上才拖過地的地板有一個淺色的鞋印，是誰留下來的印子？那不是她的鞋印，也不屬於正在試衣的那名女客人，難道是先前的客人留下來的？誰穿過這種平底鞋？終於，那名女客人對身上的絲絨裙子感到滿意。

潮濕的冬雨惹人厭地高掛在門口，她感激不盡地送那位女客人出門，試了八套衣服，最後選定了那件絲絨裙子。女客人在門口對著天色皺了皺眉，手裡傘一撐，一抹桃紅趾高氣揚地橫越過街頭。

店長請她趁著空檔把展示窗整理一下，替模特兒換上剛進貨的幾套冬裝。她搬下那兩具亭亭立在展示窗的木頭美人，她們全身披掛最新的行頭，維持著最標準的姿態，朝著路人微笑。她記得曾經租過一卷錄影帶，那是部舊片子，關於一個年輕男人愛上一個展示櫥窗的模特兒，模特兒後來居然有了生命，半夜從展示櫥窗裡溜出來，和男主角約會。她有時不免懷疑，每天晚上打烊後，這兩具模特兒是不是仍然敬業地佇立在窗裡？還是她們會從僵立的姿勢裡鬆懈下來，甩甩手，揉揉腳？模特兒身上的衣服已經被她剝光，她們一絲不掛地站在眾人面前，還是微笑著，卻顯得有點困窘。

「妳最近是不是沒睡好？」店長這陣子常常問她，她沒告訴他，手術後她元氣大傷，甚至都辭掉原來在KTV兼差的工作，晚上乖乖待在家裡休息。一抬頭，又感覺店長關懷而試探的目光，她敏感地意識到店長對她的好感，但是她心裡清楚，她對他並沒有同樣的感覺。模特兒雪白的肌膚沒有溫度，新款的針織衫溫暖地貼在她们身上，原來的自信風采又回來了。如果像那部電影劇情，她們都有了生命，她們

會經營什麼樣的生命？她們願不願意永遠地僵立在櫥窗裡，只為了展示衣服而存在？她們有能力去愛嗎？

「打烊後想不想去吃宵夜？」為了增加說服力，店長又加了一句：「我知道有一家海鮮粥做得很好吃。」她並沒有馬上拒絕，因為不忍心。她說，我想想。

把模特兒擺回櫥窗後，她彎下身子去調整燈光。有人來到櫥窗面前，是一對母女，母親看著模特兒身上的衣服，女兒則打量著她。她發現櫥窗在展示著她，也同時向她展示著一個新奇的世界，走過去的情侶，靠過來的中年女人，放慢腳步的年輕男人，他們看著她的神情，就像是發現櫥窗裡的模特兒有了生命。燈光從底下照射開來，她看見自己的身影淺淺地映在窗玻璃上，疊著兩個倩笑的模特兒，她們原來刻板的微笑似乎有了溫度，她們將手搭在她肩上，告訴她，她們不想永遠地站在這個狹小的空間，展示新一季的時裝，她們想要體驗新的生命，體驗愛。

吃過消夜，店長開車送她回家，車子飛快地駛過他的服裝店。櫥窗裡的兩具模特兒，確定整條街都歸於寂靜後，紛紛跑進試衣室試穿晚上去夜遊的衣裳。

十三、

「女人的七個季節」，描述女人七種不同的生命階段。

在第一幅裡，蘇麗珍是一個年輕女孩，她和母親面對面地坐在餐廳裡。母親在告誡她一些規則，而她眼神停在面前的水杯上，並不是很專心在傾聽。她身後的落地窗有個時髦的女子走過，而窗口的光線為蘇麗珍鑲出一圈光亮的輪廓，她似乎比較屬於窗外的那個世界。在第二幅裡，她和另一個女性朋友彷彿喝醉似地癱在一張扶手椅上，她們的臉色很疲倦，像是出去跳了一夜的舞。她們仍然年輕，然而即使青春也有蒼老的一面。下一幅是蘇麗珍和他從海邊回來，他們在路上一家小餐館吃午飯，她捧著汽水瓶，望著就要落下來的雨，和就要結束的一段情。下一幅，蘇麗珍和那隻蛾。下一幅，她在整理服裝店的櫥櫃，兩個木頭模特兒亭亭玉立，蘇麗珍察覺街上有人在看她，是一對母女，她無情無緒地回望過去，同時在玻璃窗面瞥見

自己的身影。第六幅，她已經步入中年，她坐在公車上，手裡大包小包的日用品，坐在她前方有一個年輕女孩在吃麥當勞的漢堡，她沒有表情地看著那個女孩。在最後一幅裡，蘇麗珍在一面鏡子裡想像自己年輕時的臉，那七個階段的心思和情緒，在一瞬間化作面對自己的淡然。

我給兩個蘇麗珍都寄了攝影展開幕酒會的帖子。為我拍照的蘇麗珍先出現，她一個人來。這是她第一次看見完成的作品，看見自己嵌在一個個場景裡，像是看著一面鏡子，又像是看著一扇窗。「你沒邀男朋友一起來？」我問她。她不在意地搖搖手：「早散了。」另外有朋友找我攀談，她便慢慢地踱到畫廊的另一端。當她走開時，我看見另一個蘇麗珍微笑向我走來。

當我寄請帖給她時，我並不期待她的出現。我們已經多年沒聯絡。

她走向我，手裡牽著孩子。我突然一陣緊張，她會不會看出，我用另一個女孩去演出她的故事呢？

而她只是微笑著道賀我：「你終於完成開個人展的心願。」我笑著點點頭，蹲下來：「女兒多大了？」她教女兒：「告訴叔叔妳幾歲？」「五歲。」女孩大聲地說。

經歷了生命裡的一場地震，蘇麗珍似乎蛻變了。她原本少女般光麗的臉龐，流露出少婦的成熟。當她望著女兒，她的眼神透露出：女兒是她全部的世界。

「還是一個人嗎？」她突然問我。

我微笑。她說：「這麼多年了，你該走出來了。」

開幕酒會接近尾聲，人群漸漸稀少。

我環顧著牆上自己的作品，心裡被一種工作完成的勝利，和奇異的失落感所填滿。

兩個蘇麗珍都已經離開。

她是對的。她已經從過去的那個生命情境蛻化，我卻一直躲藏在回憶的繭裡。

短篇小說

有人叫我的名字，我回過頭，以為照片裡的女孩從牆上走出來。其實是沈百蓮，那個為我拍照的女孩，我決定給她自己的名字。沈百蓮說：「晚上有空嗎？」我打量她。她有點得意：「根據你的劇情發展，我們不是該一起去吃宵夜嗎？」

我愣住了。

像那隻迷路在鏡子上的蛾。

短篇小說《第一名》謝其瀟
《女娥》

【短篇小說】